

黃浦灘第一桃色案(一)

萬墨林

上海聞人黃金榮之五

編演新戲三臺爆滿

「閻瑞生麥田殺王蓮英」一案，當年在黃浦灘上，可以說是無人不知，無人不曉的，這是第一樁轟動全國的桃色屍屍血案。黃金榮獨資經營的「老共舞臺」，曾經將這一發生在法租界徐家匯麥田的驚人血案，運用「真人真事」的噱頭為號召，搬上舞臺，別名：「閻瑞生與王蓮英」，由飾演關公知名於世的紅小生林樹森扮演閻瑞生，美艷花旦張文豔扮演王蓮英，演出後，觀眾人山人海，場場客滿，欲罷而不能。

其後，上海各戲院迅即跟進，九畝地「新舞臺」戲院，以名旦趙君玉演王蓮英，名伶汪優游演閻瑞生，與老共舞臺打對臺，分庭抗禮，黃金榮見情勢不妙，立即請出他的床頭人露蘭春來扮演王蓮英的妹妹出馬助陣，情節方面特加上一場王蓮英顯靈托夢，要她妹妹為之洗雪沉寃的重頭戲，露蘭春所唱的一段二簧原板：「你把那冤枉事，對我來講……」經由百代公司灌製成唱片，立刻成為最暢銷的金唱片，一時之間，大街小巷，華洋商號，北里歌場，……到處都播放着露蘭

春之聲，使汪笑儂馬前潑水為之失色。

新舞臺為了不甘落後，又想出新招，於嚴冬臘月裡，在舞臺上演出吃西瓜、開電風扇等花樣，以廣招徠，大陸上冬天見不到西瓜，當年在上海，窖藏冷凍西瓜，是為傷寒病人當特效藥吃的，其價格昂貴，幾與人參價錢等量齊觀，由此可見新舞臺為爭取票房，真可說是不惜工本了。

新舞臺這樣做，老共舞臺的黃金榮，那裡肯示弱，於是駭人聽聞的把真的汽車開上了舞臺，一方面在報紙上大登廣告，篇幅之大，是整版的，當時，我只有十八歲，為廣告吸引，也做了是劇的座上客。但見舞臺上的佈置、景片，完全寫實，換景動作，快而俐落，真是使人看得十分過癮。

「閻瑞生與王蓮英」一劇，越演越轟動，當「老共舞臺」與「新舞臺」，正為此劇互別苗頭，另有一家「笑舞臺」，突出奇招，重金禮聘了一位名伶張鏗聲，由他親訪了閻瑞生的未亡人和親戚朋友，摹倣閻瑞生的聲音笑貌和一些習慣小動作，再以其照片為藍本，化粧成閻的模樣，粉墨登場，因下了不少真功夫，果真演的維妙維肖

，活龍活現，因過於逼真，臺下觀眾，有認識閻瑞生者，竟觸動真情，為之流淚不止的。由着三家舞臺的連場爆滿，獲利無算，影響所及，申曲、灘簧、越劇、電影，以及坊本小說，均以此為題材，編成戲碼小說，使這一故事，久久使人難以遺忘。

麥田屍屍案主犯閻瑞生被處死後，黃浦灘上曾謠傳閻瑞生實未死，被槍斃的係朱五少所買的替身，這一項謠傳，亘十年而不息，可見閻瑞生與王蓮英故事，流傳之久遠。

名作家章君數前些年寫「衆家老闖黃金榮」曾就我口述當年見聞加以考正，對於黃金榮偵辦屍屍案有生動翔實的報導，特予摘錄如後。

麥田女屍章臺蒲柳

民國八年，一個秋老虎的天氣，悶熱得令人心中煩躁，一向遲睡晚起的「衆家老闖」黃金榮，早晨九點鐘不到就醒了，他盥洗完畢，拾級下樓，正要享用他那例行的精美早餐，特製的油豆腐細粉，另加麵結。驀的電話鈴響，順手去接，是他手下一名小夥計打來的，氣吼吼，劈頭便說

：「老闆，徐家滙出了驚人命案，有一個放牛的小孩發現了一個女人的屍首，穿得相當時髦，很像是「生意上」的，外國頭腦特別請老闆抽空去看一看。」

「哦？」黃金榮兩道濃眉一皺，但却輕飄飄的答了一句：「我等等就來。」

然後，他若無其事的坐下，稀哩胡嚕，吃完了他那一碗油豆腐細粉，吩咐司機開車。站起身，什麼都不帶，大搖大擺走出家門。

民國八年，國內雖有南北之爭，北洋軍中直皖兩系方在暗潮迭起，面臨決戰。但是黃浦灘上一隅之地，却是歌舞昇平，紙醉金迷，一派繁華熙攘氣象，恰似一泓止水，波濤不興，好久好久都沒有轟動里閭的大案子發生了。正因為如此，黃金榮那一响閑極無聊，悶得發慌，徐家滙路畔麥田裡出現屍體，他這才想起親自出馬走一遭。要不然，他只消一聲吩咐下去，自有他手底下的小伙計，替他查明原委，緝拿凶手，在刀切豆腐兩面光的手腕之下，漂漂亮亮的把案子破掉。

麗日在天，陽光普照，黃金榮的私家轎車趕到徐家滙路時候，大道如砥；野濶風搖，看熱鬧的小市民有如陣陣浪潮。命案現場擠得層層疊疊，水洩不通。都是些指手畫腳，議論紛紛的男女老幼。上海小販最懂得生意經，已經在人潮之中鑽來鑽去的做起生意來了。黃金閣的汽車一到，人羣自動的讓開。車門開處，黃金閣一頭鑽出，早用法租界巡捕房的外國頭腦（法籍探目）、黃毛（法籍巡捕）、華探和黃老闆的手底下們一擁而上，熱烈歡迎。黃老闆不曾停步，他們就跟在

他的背後走，爭先恐後，忙着回答他的問話。

黃老闆眼睛在看，耳朵在聽。女屍已經從起伏不已的麥浪之中，看到了路邊地上，全身覆蓋着一張蘆席。有一名華探揭開來，請黃金榮察看。——黃金榮一瞥之下，那是一名二十五歲的少婦，身材中等，曲線玲瓏，濃抹艷妝而又矜矜可怖。她的衣着打扮的確很入時，祇不過從頭到手看不見一件首飾，三千青絲亂成一團，連當年流行的橫S髮髻都散了開來。却是旗袍下襖未掀不皺，鞋襪俱在，裹衣聚貼。以黃金榮豐富的辦案經驗，他幾乎可以斷定，這是謀財害命，而非行姦以後的辣手摧花。

幾位華捕，手底下還在耳邊絮聒。黃金榮眼睛盯住女屍，耳底所聽到的却已字字入心。乍作先已驗過屍了，死者頭頸上有明顯的勒痕，認定是縊後氣噎，死於非命。行凶的麻繩棄在屍畔，業已搜獲，乍作並且判明，死亡時間約在四五個鐘頭以前。

當年流行午夜行香

黃金榮心裡在想，良家婦女，不會更深半夜在這荒郊野外出現，附近一帶，都是種田農家，也不可能住有這種摩登浪漫的少婦長女。黃金榮事後曾和他的家人們說，承辦此案之初，確曾把他難倒了。因為當時他已確定這個女人是「生意上」的風塵女子。風塵女子會到徐家滙這麼遠的荒郊野外，除非只有一種原因：那就是被熟客人帶出來乘坐汽車兜風。這在當年上海歌場，是一項很時髦的新花樣，上海小報美其名曰「行香」

，往往在某名妓和她的相好，某夜某時「行香」到了某處，夜涼如水，晚風習習，香車美人，載往郊外輕機蜜愛，席天幕地，在尋芳客與章台柳看來，都不失為一份新鮮的享受。令黃金榮大惑不解的是以這具艷麗的姿色來看，她算不上是紅信人。而在當年人口只有六十萬的黃浦灘上，唯有相當走紅的妓女，才有資格由坐汽車的濶客，讓她們過一過「行香」的癮。

上海是我國第一個行駛汽車的都市，早在光緒二十七年（一九〇一），便有一位匈牙利人黎山，自國外運了兩部小轎車到上海來，第一部賣給中國籍的富豪周湘雲，第二部售予猶太籍富豪哈同。哈同富可敵國，曾經用價值極昂的紅木鋪砌整條南京路，他的太太是中法混血女郎羅迦陵，曾經修築過東南第一座私人園林——哈同花園，生活起居儼若皇家。可是，上海私家包車的〇〇一號牌照，却仍然落在周湘雲的手裡。起初，汽車乍到，連租界行政機構工務局都不知道應該如何管法，只好按照馬車規矩徵稅納捐，於是周湘雲是〇〇一，哈同是〇〇二號。當時還有一則趣話，汽車比照馬車之例管理，而馬車管理章程頭一條便是不准超車。但是汽車速率遠比馬車為快，不超越馬車根本就無法行駛。羅迦陵要出鋒頭，讓她的汽車經常亮相，只好叫她司機一天到晚繳罰錢，她非坐私家車招搖過市不可。

到了宣統三年，（一九一），汽車進口來得多了。工務局這才訂出章程，發給汽車牌照。規定第一號到第五百號為私家車，每季繳納規銀十五兩。五〇一號起至六〇〇號止為營業車所用

牌照式樣：私家車為黑底白字，營業車為白底黑字。黑白分明，極易辨認。

這一次正式發給汽車牌照，那表示上海人所謂拿摩溫（No. 1）的〇〇一號，又被周湘雲上下打點，捷足先登。一時頗使四五百位私家車主相顧失色。也不知道有多少財與勢俱備者，覬覦這全國第一號汽車的特殊榮譽。於是千方百計，不惜重資，想要把它挖到手。工務局主事人不斷的受到他們人情包圍，即令焦頭爛額亦無以應命，迫不得已，便想以違反交通規則為藉口，準備加以「吊銷執照」以取回來，再拿這只〇〇一號牌照，去應付強有力者的催逼。孰知周湘雲得到了消息，他也使了個絕招，乾脆把〇〇一號汽車連同牌照關進車房，從此不再露面。反正他有的是錢，再另買一部新車，另行申請一個牌照。如此這般，方始使他這〇〇一號車，一路確保到底。

清末民初，一號車是周湘雲的，二號車屬沙遜大廈主人，英國巨富沙遜爵士。三號車屬馬立斯，四號車則屬哈同。這些都是飛馳過市，人人為之艷羨，不禁側目而視的名人與名車。到了民國七、八年間，黃浦灘上已經有將近一千輛私家車了。私家車牌照自也水漲船高，從三位數加到四位數。式樣則仍舊是號碼越小時，身價越高。能領到較小號碼的牌照，即令鑿金如山亦樂於為之。只不過這是富豪潤佬的調調兒，你想要，我也想要。周湘雲，沙遜，哈同之流，抱牢了小號碼牌照，寧死也不鬆手，挖一個小號碼牌照之難，誠所謂難於上青天了。

上海艷業分為七等

必須先說一段早年上海的汽車故事，方可知黃金榮偵辦麥田香車艷屍案，一開始便覺得大惑不解的由來。那時，上海的妓女約可分為七等。

第一等是「書寓」，書寓裡的姑娘都經過嚴格的訓練，必須會奏三絃或琵琶，能唱彈詞說道白，才貌俱全，彷彿日本的藝妓。

第二等叫「長三」，多半能唱，却是不大會唸彈詞中的道白，因而比書寓略低一級。長三纏頭資硬性規定：陪酒三元，打茶圍三元，在她們的香閨裡擺酒，照例是四人一席，每人各出份子錢三元，以此之故便以「長三」為名了。書寓與

「長三」堂子裡的姑娘，都叫「先生」，並非特別尊敬，或逕予男性化了。其用意是與「說書先生」相等。她們標榜「賣嘴不賣身」，都有一個嚴格規定，至少在堂子裡不及其亂。

第三等叫「公二」，正確說來應以「公二三」為宜。名稱之由來，也與纏頭資有關，規定打茶圍一元，但却不叫茶圍而稱「乾灘」。此外則陪酒二元，夜度資三元，由茶而酒而留兜，共為六塊大洋。「長三」堂子裡的姑娘，笑「公二」說她們是「六跌倒」。

第四等叫「野鷄」，雅一點的話，叫「夜鶯」，「雉妓」，多半是未成年的少女，和年老珠黃的遲暮老妓，她們深宵鶴立在街頭路旁，三五成羣，勾引路人，當街論價，不以為恥。在她們的身邊，大都有鴉母或娘姨監視陪伴着。尋芳客和他們打情罵俏，調笑謔浪，談好了錢，便攜手

共赴陽臺，或為他們的住處，或則另覓臺基。

第五等可謂道地的妓院，但却是「半開門」或「暗門子」，見不得天日的。光顧者多半是勞力階級，美妍各有定價，及身交易而退。老上海稱呼她們為「鹹肉莊」，以其閱歷之多，飽經滄桑之故也，也有人美其名為「韓莊」的，因為上海話鹹、韓諧音。

第六等名為鹹水妹，專做外國人生意，所謂鹹水即「海水」、「洋水」之謂，鹹水妹多半高頭大馬，身強力壯，能說幾句洋涇浜英語。縱使她們的收入遠比「野鷄」、鹹肉莊為高，但却被同行所最看不起。

第七等是「洋妓」，洋妓之中，當然也有分若干等級。一般說來以白俄佔最多數。白俄妓女院，亦有當街拉客者，其中不乏羅剎美女，但大多數是鴉皮鶴髮的白俄老太婆。她們被赤俄擄出國外，有家歸不得，只好以女人家最後的本錢來謀生。抗戰以前最廉價者僅一元，二元而已，國人抱着好奇心去開「洋」葷的也大有人在。這些白俄妓女，久經風霜早已不知廉恥為何物。操此賤業，還不時以「公主」、「郡主」自炫。較白俄妓女等而上之的，有「日妓」及「朝鮮妓女」，他們活動的根據地是「虹口」一帶，此外還有「猶太」、「德國」、「法國」等不同國籍的妓女，其價值就比較昂貴多了。

死者是長三堂子人

民國八年前後，黃浦灘上的私家車，不過一千部左右。其中洋人佔了一半，豪門巨紳又佔一

半中的一大半，剩下來能供潤公子，尋芳客載着妓女，到郊外「行香兜風」的，在老巡捕黃金榮的記憶裡，幾乎屈指可以算得出來。而且這些有錢有勢的財東或大少爺，斷乎不會謀財害命，為區區一些首飾盜殺一名妓女。再說，麥田艷屍，貌僅中人之姿，不像是什麼名妓紅妓，照她的姿色看來，她不可能有乘車行香的資格。更何況，當時上海書寓，長三堂子裡的姑娘，一向都是登記有案的。黃金榮見多識廣，稍微走紅一點的姑娘，差不多他都認得。這一點更使他堅定了自己的判斷；這一案必定大有文章，非比尋常。

經過實地查勘了現場以後，黃金榮低聲的吩咐他的手下人，交代他們，頭一件該辦的事，便是確定死者究竟是誰？他要他手下的人全體出動，四面八方，分頭查訪。一得到結果，立刻打電話到他家裡向他報告。

吩咐完畢，黃金榮在層層疊疊的看熱鬧者注目之下，轉身登車。他在黃浦灘上交遊廣闊，根深蒂固，同字里一條街堂裡就住滿他手下的八大家；全是黃浦灘上字號響叮噠的人物。包括杜月笙，金廷蓀，顧掌生，馬祥生，洪恆德，王阿慶和傅阿發。光是杜月笙手下就有一個小股黨，人多勢大，一時無兩。由於這一次麥田香車艷屍案是黃老闊親自出馬，八大家皆知此事體大，非同小可。因此大家一致出動，進行地毯式的大搜查。等黃金榮回家剛剛走進客廳，電話鈴響，死者姓名已經查出來了，是英租界，路新清和坊一家「長三」堂子裡的姑娘，姓王，花名蓮英，是浙江杭州人。

又過了個把鐘頭，首先查到新清和坊的一名手下匆匆趕到了黃公館，他已經問過了王蓮英堂子裡上上下下的人，帶回來一大堆破案的線索。

果然不出黃金榮所料，王蓮英確是長三堂子裡的「先生」，可是她並不走紅。當年黃浦灘上的長三堂子，有大雜院式的，粥粥羶雌共住一屋，也有合租一幢一樓一底的街堂房子，合伙而住。只不過，通常都是紅先生住樓上，不走紅的先住樓下，樓上樓下，境遇有如天淵之別。

所以，當黃金榮一聽王蓮英是住在樓下，他馬上就問：「那麼，樓上住的是誰呢？」

手下人輕輕的吐了四個字：「小林黛玉。」（這個小林黛玉與淫伶李春來案中的林黛玉不是同一人，而是另有其人。）

朱三少爺家的清客

黃金榮哦了一聲，對這位小林黛玉，眉目如畫，苗條婀娜，他留有相當深刻的印象。原因是，她背後有一個穩客，是大大有名的潤少爺。早年滬上三大字之一，與赤腳財神虞洽卿，英商謀得利洋行買辦徐乾麟並駕齊驅，財勢尤在虞、徐之上的上海商會會長朱葆三的五公子。滬上人士，都稱他為「五少」而不名。當年上海，先有一條「哈同路」，就有一條「朱葆三路」，往後才有一條「虞洽卿路」。

朱五少，翩翩濁世佳公子，家財億萬，揮霍無算。在黃浦灘上多如過江之鯽的潤少當中，是出類拔萃，頂尖兒的人物。他不但擁有私家汽車，穿制服的司機，還有身材魁梧的保鏢，跟進跟

出，幫閑湊興的清客。着實是人才一表，派頭一絡。上海有名氣的書寓，長三堂子裡，跟他相好的名妓，也不知道有多少，新清和坊的小林黛玉，不過是其中之一。然而，就照着五少的牌頭，小林黛玉即已在花國之中馳名大噪了。

據黃金榮手下的報告，經常陪侍五少，上新清和坊的幫閑清客中，有一個名叫閻瑞生的，長得白白壯壯，胖胖長長，能說會道，經常春風滿面，笑口常開。平時無錢則已，有起錢來，出手還相當的大方，職業則為野鷄跑街，亦即做點零星生意，從中博取一點佣金的推銷員。這位閻瑞生，一向好交遊，三教九流，倒也交了不少，白相人地界的朋友，也認得一些。不過呢？實際上他却是在吃朱葆三家的飯，朱家有金山銀海，他只啃啃元寶的邊，也儘够他優游自在，吃喝玩樂的了。

聽完手底下的人詳細的報告後，黃金榮忍不住的要問，王蓮英之慘遭盜斃，跟閻瑞生又有什麼關係呢？

於是小包打聽娓娓道來地說，他盤問過小林黛玉，小林黛玉對吃公事飯的人很客氣，她落門落檻，坦坦白白，承認鴉兒愛鈔，姐兒愛俏。閻瑞生誠然吃的是幫閑飯，但是他長得白哲高大，英俊瀟灑，賺錢雖不多，為人却四海。加以他慣陪小心，談吐風趣，到新清和坊小林黛玉的香閣，由於他閒時多，忙時少，走動份外的勤快。平時託他辦點事，跑跑腳，幫個小忙，他更是格外的殷勤巴結。緣此之故，新清和坊小林黛玉香閣裡上上下下，各色人等，沒有一個不跟他熟，沒

有一個不誇他好的，連小林黛玉都對他頗加青睞。言下之意，倘若不是礙在閻瑞生是五少的門下客，生怕砸了她自己的長飯碗。說不定，那怕倒貼，她也會跟閻瑞生要好一番。

黃金榮聽到這裡，連連的點着頭說：「噫！這倒有點苗頭了！」

當下揮揮手，叫那個手底下的別再說下去了。他說他要到新清和坊去親自查問一番，手底下人一聽，立刻跑出去命司機備車，然後陪他同往。

親訪小林黛玉查詢

黃金榮親自到了新清和坊小林黛玉的香閣，這是新清和坊的一件大事。老鴿和小林黛玉，忙不迭的親自接待，黃金榮拾級上樓，邁步走向小林黛玉小巧精緻的起居室，四下一望，說得上是富麗堂皇。小林黛玉和她的老鴿跑前跑後的奉茶奉烟，黃老闊却把手一伸，叫他們一概免了。單祇叫小林黛玉和樓底下王蓮英的鴿母坐下來，他要開始問話。

王蓮英一死，她的那個鴿母人財兩空，份外傷心，打從得到消息，她的兩隻眼睛便哭得既紅又腫。黃老闊一到，她更是心慌怯，不知如何是好。黃金榮一連兩次叫她坐下來談，她都始終不敢。畏畏縮縮的站在小林黛玉的背後，兩隻手只顧扭弄着衣角。

倒是小林黛玉見過場面，為人又豁達朗爽，她大大方方的在黃老闊對面一張太師椅上坐下，一本正經的等着回他的話。

於是，黃金榮閑閑的問起：「妳跟王蓮英要好？」

一提起王蓮英，小林黛玉就忍不住的眼圈一紅，她低下頭去黯然的回答：「噫！我們是很要好的姊妹。」

黃金榮單刀直入繼續問道：「王蓮英可認得閻瑞生？」

「閻——」小林黛玉不由自主的怔了一怔，忙把話頭縮住，這一切都給黃金榮看在眼里，他微微的點了點頭，似有所悟。可是他仍還在耐心等着小林黛玉的下文，聽她輕輕的吐出了三個字：「認識的。」

黃金榮右手扶桌，站了起來，他和王蓮英的鴿母面面相對，目光閃閃的問道：

「昨天夜裡，閻瑞生有沒有來過這裡？」

那鴿母搖搖頭，答了聲：「沒有。」

「那麼，」黃金榮頓一頓，再問：「王蓮英出去過沒有呢？」

「出去過的。」鴿母肯定的回答：「我們連英昨天有堂差，吃過晚飯就出去，這以後……」

想想傷心，鴿母又嗚嗚的哭泣道：「嗚——她就此沒有再回來。」

抓到了這一條線索，黃金榮便一一問明白了，王蓮英昨天夜裡出的是那一家的堂差，主人是誰，又是誰叫她的條子？然後命他手下打電話去問。這時，鴿母又搶着說：「黃老闊，不勞這位大哥再去問了。昨天夜裡兩點半鐘，我思想不放

心，就打電話去問過的。我們連英兩點鐘才走，兩點半以前，她就應該回到家裡了。」

「那麼，」黃老闊又得了一條線索，他連忙追問那個老鴿：「昨天夜裡兩點鐘前後，妳還沒有睡囉？」

「不但兩點鐘前後，」老鴿淚眼漣漣的說：「昨天一夜我都沒有睡着。」

「那麼，妳可曾聽到什麼動靜？」

便在這時，老鴿的臉色驀然大變，她正用乞憐的目光在向小林黛玉投去，小林黛玉恰好也在這時霍的回頭，和鴿母交換了電光石火般的一瞥。這一個小小的破綻，立刻便被黃金榮抓到，他發出一聲冷笑，輕輕的喊了聲小林黛玉，然後方說：「對不起，我要借一借妳這房間。」

閻瑞生半夜訪香巢

小林黛玉會意，頓時面容失色，驚疑不定的站了起來，一個轉身，和王蓮英的鴿母打了個照面，迅速的拋個眼色，略帶警告與嚇阻的意味。然後再說一聲：「黃老闊，您請便。」然後就格登格登的走了出去。這一切，全都被黃金榮看在眼里。他右手一揮，叫他手下到房門口去站着，不許別人闖進來。

起坐間裡只剩下黃金榮和老鴿兩個人了，他開始轉轉抹抹的問。原來老鴿是蘇北人，也是妓女出身，只靠王蓮英這一個養女出賣皮肉得錢維生，王蓮英一死，她就斷了生路和指望。當老鴿訴說到傷心處，又一度的掩面哭泣，黃金榮方才把握機會，以乘勢追問下去：

「王蓮英死得這麼冤枉，你不想替她雪冤。」

鴉母抽答的哭着回答：

「想！想！想。當然想。只求黃老闆給我做主啊！」

於是，黃金榮也站起身來，踱到她的面前，壓低了聲音問道：「那麼，你給我說實話，昨天夜裡兩點鐘以後，你在樓下，可曾聽到什麼聲音！」

老鴉神色不安的望望門口，彷彿生怕小林黛玉躲在外面偷聽，當她看到黃老闆手底下高大的身影，她才放下了心，悄聲吐露。

「兩點鐘的時候，我睡在我房裡的小床上，聽到有一部汽車開到大門口。然後又接連撤了三聲喇叭。」

黃金榮一聽說有汽車來過，登時眼睛一亮，他急急的追問：「這部汽車是來接王蓮英的？」

「不是的。」老鴉淒然的直搖頭：「我們蓮英那裡會有這種潤客客人？那部汽車是來接——樓上這位的呀！」

禁不住黃金榮犀利的追問，鴉母一一據實相告。那天深夜，兩點多鐘，大門汽車喇叭一響，小林黛玉便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下樓，當時，老鴉因着好奇，她會悄悄的爬起床來，躡手躡腳走到門口，掀起一角門窗來偷窺。大門沒關，過堂裡燈火通明，她清清楚楚看到小林黛玉走下樓梯，那朱五少的「朋友」閻瑞生，則是神采飛揚，滿臉堆笑的從大門口走進來。他一見小林黛玉的面，便一伸大拇指，極口稱讚的說：「好極！你真守時，剛剛敲過兩點鐘，你就已經準備好了！」

然而，這時，小林黛玉卻嫣然的笑著回答說

：「哎呀！瑞生！今天真正是不巧了。我剛剛有個遠堂差，馬上就得去。對不起！對不起，只好跟你說聲明天見，改天再陪你吧！」

聽到那兒，黃金榮打了個岔，問那鴉母道：「這麼說，閻瑞生跟小林黛玉是事先約好了，坐汽車去兜風的？」

老鴉怯怯的答道：

「我聽樓上的娘姨（滬語傭婦）說，閻瑞生騷着小林黛玉出去兜風，也不知道有多少回了，直到前幾天，她才答應的。」

沉吟半響，黃金榮再問：「閻瑞生有汽車？」

老鴉苦笑着搖頭，緊接着又想了起來，補充了一句：「不過聽說他會開汽車，而且開的很好。因為他在洋行裡做過事。認得不少外國人，是那些外國人教會他開汽車的。」

「嗯！」

黃金榮深深的點頭，在他心底下正在苦苦思索，方始以為獲得一條有力的線索了，孰知不旋踵間又告中斷。他手底下人認為可疑的閻瑞生，確實駕駛汽車到新濤和坊來過，可是，他跟王蓮英却似乎並沒有碰上面，他是和小林黛玉約好來接他的。

那麼，閻瑞生豈不是和王蓮英之死全不相關嗎？血案發生，人命關天，而破案線索猶在虛無縹緲間，林深青密，樵夫不知如何下手。黃金榮唯一一聲長嘆，決定不如歸去，再作計較了。

無意間露出大鑽戒

但當他告辭欲出，邁步出門，小林黛玉身為主，少不得要重出送客，她殷勤的把黃金榮一直送出大門，送上汽車，便在臨別之際，她伸出右手，理了理髮腳的亂髮，便在這舉手之間，黃金榮陡然覺得一陣藍光耀眼，奪目欲眩。

——那時節，黃浦灘上由赤腳財神虔洽躬倡導成風，有錢人都喜歡戴一只鑽戒，以自炫身價。一些滬上豪客與北里名花均愛如此，無一例外。黃金榮家裡有的是錢，對於這擺闊的調調兒也懂得不少，他鑑賞鑽石，門檻相當的精。小林黛玉手上熠熠發光的鑽戒，在他眼跟前現了那麼一閃，即使他明知那是價值連城的寶貝，當下不覺心中怦然一動，便閉閑的問道：「你手上這只鑽戒，到是價值不少，相當的少見啊！」

一提到小林黛玉這樁寶貝鑽戒，她登時眉開眼笑，得意洋洋起來，乾脆把一雙又白又嫩的玉手，翹起手指，送到黃老闆的眼前，嗒嗒嗒氣的說：「黃老闆，府上有的金山銀海，也看得起我們這個小玩藝兒呀！」

羊脂般玉手塗着紅的蔻丹，襯以白金托，大鑽石，直伸到黃老闆的眼前，使他忍不住的多看了兩眼，口裡噴噴有聲的讚道：「嶄，嶄，真嶄！」（滬語好的意思）

小林黛玉抿起櫻桃小口，盈盈的笑了。秋波一轉，媚眼亂拋的道：「聽說是最好的南非火油鑽，有五個多克拉嘍。」接下來，再故表謙虛的添上兩句：「也不曉得是不是真的，橫豎戴着好玩罷了！」

黃金榮抓住話頭，馬上便問：「這麼說，妳

這只鑽戒是人家送的囉！」

小林黛玉格格的笑，在她心目中咸如天神的家家老閻黃金榮，居然也對她有這麼和藹可親起來了。這叫她怎不覺得光采，怎不感到欣幸。

她笑得顛巍巍的回答黃金榮說：

「當然是安人送的嘍。要叫我自己掏錢去買呀！只怕這一輩子休想。」

「妳客氣。」黃金榮心中早有盤算，他在誘伊深入，步步追問，「哦！妳這只鑽戒，一定是五少送的吧！」

小林黛玉輕狂的笑了一陣，她才回答黃老閻說：「哎喲喲，黃老閻，五少是常到我們這兒來。可是他並沒有包我的身。我這兒的熟客人多得，這只鑽戒，偏偏不是五少送的呢！」

果然入彀，黃金榮心頭暗喜，順水推舟的追問下去道：「哦！除了五少以外，還有那一位闊佬，出手這麼樣的大方呀！」小林黛玉的做工真好，忽又眉頭一皺，長嘆一聲，裝出一副悲戚面容，輕輕的答道：「死鬼查三。」

黃金榮親自偵辦香車艷屍案，從長三堂子紅牌妓女小林黛玉的供詞裡，居然發現了案外之案，當他聽到小林黛玉在說她手上那只鑽戒，係由「死鬼查三」所贈。

牽出死鬼查三盜寶

黃金榮聽後不由一震，心想，這真是歪打正着，親自出馬來查訪王蓮英麥田伏屍一案，那頭查不出根苗，這頭反倒三言兩語，破了一樁擱置已久的巨鑽離奇失竊案了。只是他唯恐打草驚

蛇，當下絲毫不動聲色，跟小林黛玉再搭訕了幾句，一頭鑽進汽車，匆匆離去。當他回到同學路家裡，不遑休息，馬上就拿起電話，撥給黃浦灘上中外馳名，首屈一指的鑽石珠寶巨擘，——拋球場時和首飾公司老闆查大，一開口就問他：「前兩個月，你們失竊了一只來客委託鑲嵌的火油鑽，現在有沒有下文呀？」

電話那頭的查大，聲調悶悶的回答：

「直到如今，一點消息也沒有呀！黃老閻，那一次承你從中調節，客人看你的金面，讓我們賠錢了事。不過案子始終沒破，對小號的信譽，着實是很大的損失。何況，當時黃老閻你還有過話，將來找到了那顆火油鑽，還是要送回給人家的呀！」「不錯，」黃金榮想了起來說道：「當時我的確說過這個話。」

「黃老閻，」對方滿懷希望的問：「怎麼你老人家今天突然問起這件事來了，是不是，——有了什麼線索呀？」黃老閻面向家人，深沉的一笑，斬釘截鐵的道：「並不是有了什麼線索，而是——這案子我已經破了！」

「破了！」查大喜出望外，答腔的聲音都在發抖了，他一疊連聲，急切的問：「黃老閻，是怎麼破的？贖物在那裡？竊賊抓到沒有？」

黃金榮哈哈大笑，他一陣高興，便也順着他的問話，有條有理的回答他說：「我告訴你，第一、案子是在無意之間破獲的。第二、贖物在我一開口就可以要得回來的地方，不過，你曉得了一事實真相以後，恐怕你不會叫我開口去要。做案的人，你最好別問。」聽得查大猶如墜入五里霧

中，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了。於是在電話之中苦苦哀求，請黃金榮詳為說明真相，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。查大懇求着說：「黃老閻，幫幫忙，不要把我網開死了，告訴我，好不好呀？」

黃金榮莞爾一笑，終於源源本本，把他如何偵查王蓮英麥田伏屍一案，找到了小林黛玉。又如何瞥見小林黛玉手上戴着一只罕見其匹的鑽戒，再如何旁敲側擊，套出了鑽戒係由查三所贈，全部說了出來。他說時，查大那頭直在驚異的「哦——哦——」相應，最後，黃金榮告訴查大，偷鑽戒的不是外人，正是他的好幫手，剛死不久的跑弟查三，查大聽後跌足歎息道：「唉！老三真該死，他……他……他怎麼會做出這種事情來呢？」

這就是色不迷人人人自迷，迷戀花叢的驚世鑽，當頭棒了。查三和他胞兄查大，在上海拋球場開設了一家時和首飾公司，由於信用素孚，勤勞節儉，兩兄弟的交遊也很廣闊，時日一久，早已是黃浦灘上華洋畢集，日進斗金的大字號了。提起時和首飾公司，連經常往返上海的中外人士，也是無人不知，無人不曉。這家珠寶鑽石鉅商的面面，陳設，經營方式一概都是西化，新式的。唯有內部管理，猶仍是一成不變的祖傳老法，但凡較大一點的生意，俱由查大、查三兩兄弟親自處理，絲毫不假手於店夥。而那兩兄弟之間，則由查大掌握財政大權，縱然連年獲利倍蓰，兩兄弟的財富猶如滾雪球般的迅速增長。可是，在查大的嚴格控制之下，除了公中用項，查三想要多討個一百兩的零花，也是很困難的事。